

台灣股市奇蹟的創造者

傳奇人物趙孝風的故事 (上)

●劉昌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)

股民悲哀有誰知曉

前總統李登輝曾向日本已故作家司馬遼太郎訴說：「生為台灣人的悲哀」。其實他的家醜外揚，未搔到癢處，亦未點中穴道。打開窗子說亮話，目前最悲哀的台灣人，具體說來有兩種：

一是台灣中部（尤以南投、花蓮兩縣）地區的災民，自前年（八十八年）的「九二一」大地震，迄至今年的颱風豪雨帶來的土石流交相摧殘蹂躪，家破人亡、求助無門，嗷嗷待哺的災民，數逾十萬以上；其因絕望而輕生者，時有所聞！境況怎不悲哀？

二是台灣地區近四百家證券商的「號子」裡，每日有上百萬計的投資人——股民，自去年政黨輪替以來，先後坐進總統

、院長及部長的「套房」裡，每天盯住一片慘綠的看板，愈套愈牢，牢緊難解。三不五時來個政經風暴，斷頭賣壓一再湧至，雪上加霜，哀哀無告！奄奄一息；有些股民賠的血本無歸，債台高築，輕則逃亡躲債，絕望者以跳樓投河，了卻殘生，趨勢日益嚴重！其悲哀豈「上上級」所能瞭解？

災民雖說很悲哀，尚有媒體報導，尚有社會關懷，尚有總統、副總統與各部會要員，前腳踵跟後腳，絡繹於途前去勘災；災民不勝其煩，但總算災後不寂寞，有人過問，在人世間尚有一點給政客們「作秀」的價值！

可是，股民的悲哀，卻遠甚於災民。因為股民人數之眾，是災民的百十倍以上。但，每當官僚政客們興風作浪，搞砸了

金融，搞垮了股市，誰也不負責，誰也不認帳！任讓股市跌跌不休，大盤指數直直墜落；今年七月間一度重挫只差八點就破四千點大關。當時的股民們，跌得鼻青眼腫，被外資及空頭大戶聯手殺得屍橫遍野，誰曾關心他們？誰來為他們伸出援助之手，解除脖子上的「緊箍套」？

居廟堂之上的高官們，只知坐在冷氣房裡收取每年上百億以上的證交稅，最多只講幾句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！誰也不屑到「號子」裡來勘察「股災」？

口說無憑數據印證

所以說：股民的悲哀甚過災民，股民是「娘不痛爹不愛」的受虐兒。談股民的悲哀，口說無憑，因口說只是時下政客「耍嘴皮子」的伎倆；今特以「數據」來印

證股民們悲哀的事實：

(一)民國七十九年二月，股價一度上漲突破至一二四九五點，創下台灣股價歷史性的高點。可是，今年七月股價重挫至四〇〇七點，稀里嘩啦跌了八四八八點。以十年前的股王國壽為例，國人的財富無異縮水為六十八分之一；易言之，平均股民原有的一萬塊錢，現在剩下不到一百六十塊錢。

(二)十一年前，台灣股市的「股王」國壽，每股一度飆漲到一九八〇元高價；今年七月它每股一度跌至二十九元，跌到只剩下六十八分之一。當年出售一股國壽可買一隻大肥豬；而今賣一股國壽，買不到藝人白冰冰叫賣的一杯「蒟蒻冰」，因它大杯五十元，小杯也要三十五元。

(三)現任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家族擁有的新竹企銀，以前每股一度飆漲到六一〇元，而今一股一度跌至四・〇七元；它跟南企、東企、國票、興票、中聯等一般，淪為立委賴士葆所稱的雞蛋股或餃子股；金融股尚且如此，其他傳統產業股，則是更加淒慘，三分之二以上，已淪為雞蛋、餃子股。

(四)證券行情表上，票券分為廿二大類

，合計六六九種；如今至少有二、三十種在「看板上」消失了。持有這些下市股票投資人，無異把省吃儉用的鈔票，換來一疊廢紙，連雞蛋股及餃子股都不如；除了留作痛苦回憶的紀念品，或糊貼牆壁外，還有啥子剩餘價值！

最糟糕的是上月(九)十三日，因受到美國紐約、華盛頓兩地連遭恐怖分子攻擊影響，台灣股市跌破四千點大關，重挫二二四點，其中三二五家跌停，慘狀超過九二一大地震。脆弱的台灣股市，在此國內外利空消息挾擊下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悲哀的日子何時結束？誰來拯救他們？

號子仿如精神病院

股民們在同一號子「泡」久了，交換心得，遂結成為股友，在行情無端下跌期間，悶得發慌，就集體創作一些打油詩消遣。今特選錄二首如次：

其一

台灣股市如賭場，
無風也起三尺浪；
忽然暴漲又暴跌，
號子就像龍發堂。

其二

跌落谷底待反彈，
投資散戶莫心寒；
猶憶當年上萬點，
趙公幫我賺過錢。

前者是描繪在股市交投熱絡時期，號子裡各種傳言漫天飛，股價隨著謠傳暴漲暴跌，股友忙的殺進殺出，忽喜忽悲，啼笑皆非；號子仿如精神病院——龍發堂。

後者是指出現今股價雖已跌落谷底，但股友內心仍有期待；寄望有朝一日，股市回到從前的輝煌歲月，即指數佔上一萬點以上的黃金年代。哪個年代正是趙孝風擔任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，他高瞻遠矚，銳意革新，振衰起弊，把疲弱的股市活絡起來，收盤指數和每日成交量迭創新高。在那段日子裡，號子裡擠得水洩不通，每位投資人——股民都多少賺過錢，有的甚至財星高照，一夜致富。

股市強人股民救星

如今，號子裡的每位老股民、老股友們，莫不懷念十三、四年前那段台灣股市的鼎盛時期，像煞「白頭宮女，話天寶遺事」那股津津樂道，回味無窮。嚴格說來，台灣股市的鼎盛時期，是指民國七十五

年至八十年底這六年間，恰在趙孝風擔任總經理的任期內，他為台灣股市締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蹟。

故此，當時股友讚譽他是台灣股海的舵手，股市的強人，股民的救星；更多的人說他是證券和金融界的福將。總而言之，在他負責台灣證券交易所的六年內，他不要嘴皮子，實事求是，一步一腳印地抓緊時代的脈動，以無比的魄力、精確的判斷，排除阻擋股市發展的障礙，無私無我，興利除弊；經其夜以繼日的努力，才為台灣股市創造了奇蹟。在此一奇蹟下，所

衍生出來的股市「盛況」，迄今仍叫老朋友或老股迷懷念，像老上海懷念三十年代的海灘或百樂門；像老歌迷懷念白光、周璇或鄧麗君演唱的歌曲，百聽不厭，韻味無窮！

既期待又怕受傷害

(一)享受手中持股飆漲的快感：趙孝風於七十五年十月三日正式走馬上任，股價即從谷底八三九·七三點起漲，一路攀升，至十月十七日才半個月時間，居然突破一千點大關。以後，股價一路上升，快速飆漲，屢創新高；迨至七十九年二月十日

飆漲到一二四九五·三四點，佔上台灣股市歷史性的最高點，迄今仍然保持此一紀錄。當時飆漲最兇猛的，是股本最低的所謂「輕薄短小」股，有的在財團或大戶操控下，有一連漲十二個停板的紀錄。不少年輕女性股友在號子裡笑說：「炒股票除了賺錢，就是享受持股一路飆漲的快感，像跟男友月夜飆車般的快感。」甜蜜爽快兼而有之。

(二)享受大幅震盪的刺激：以前證交所雖已有兩部小型電腦，唯周邊設備均極簡陋，處理能量有限，客戶委託筆數放大時，就經常「塞車」。趙孝風入主證交所，力排眾議，銳意發展電腦資訊系統，先從撮合交易電腦化著手，由於電腦撮合準確、迅速；使證券交易達到完全公開、公正、公平的地步。此後的證券交易快速熱絡起來，開戶人數逾五百萬以上，即當時台灣每四人中即有一人是股票族成員，當然

夾帶大量資金投入股市，由於資金豐沛，多空交戰，大家殺進殺出，每日股價高低震盪劇烈，尤以「輕薄短小」的小飆股，甫漲停板忽又跌停板，上沖下洗，漲跌波動，像在洗「三溫暖」，既緊張又刺激。血壓正常及心臟健全的股友，樂於享受此

種劇烈震盪的刺激。

(三)上號子像上課堂，上市場更像上戰場：當年股友每天上午到股市報到，心情複雜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。因為最遲必須於八時半前趕到號子交易大廳搶座位，先聽分析師於開盤前的陣前分析當日操作策略。來晚了只有靠邊站著聽，大廳擠滿了，連樓梯口也難覓立足之地；大學名教授上課也沒股市「名嘴」的號召力強。號子內龍蛇混雜，少婦長女、老翁老嫗、士農工商，挨擠一堂，嘈雜喧囂，恍如進了菜市場。大家為了快速致富，從貴賓室的大戶到大廳內的一般散戶，多空紛歧，各以血本作籌碼，搏命拼鬥，像進入了追求財富的殺戮戰場。在這裡大家忘了時間、年齡、親情；為了搶錢，無異掉入了「無人忘我」的瘋狂世界。

社會經濟走向繁榮

(四)活絡了股市，等於活絡了社會經濟：(1)股市人氣匯集，每日指數與成交量迭創新高，證交稅因而遞增：比如七十六年證交稅收入突增為一百二十億，從七十七年起更突破一百五十億以上，且是國稅局成本最低的好稅，對充裕國庫大有助益。

當年國稅局曾頒給趙孝風「惠我稅政」獎牌一面。(2)促進了社會經濟走向繁榮：股市大戶賺錢後投資工商企業或購買高價房地產，菜籃族賺了錢進入服飾、珠寶及美容店消費。一般散戶有了進帳輪流作東，大快朵頤；每天收盤後，號子附近的餐飲店座無虛席。(3)製造了許多就業機會：交易活絡，各證券公司營業員加多、有些超級營業員，每月業績收入高達一百萬元以上。不少出版社以出版與股市有關書籍或期刊，洛陽紙貴。那時突然冒出許多「名嘴」分析師，誇言可預測「明牌」，莫不名利雙收。還有掛名的股友會社如雨後春筍，有的擁有會員上萬人；這些螞蟻雄兵，在名嘴號召下，可直接影響小飆股的漲跌幅度。

股海舵手對症下藥

以上所述的台灣股市黃金歲月，是一年前老股友親眼目睹，記憶猶新的往事。但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；趙孝風股市「福星」或「救星」的封號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更不是靠一張嘴皮子「吹」來的；而是他有智慧、魄力與勇氣排除萬難，克服各種股市「風暴」才贏得股友們的讚

譽。

事實上，當時的台灣股市確是波瀾壯觀、暗潮洶湧，幾年之內，股價暴起暴落，助長了投機風氣，幾乎股本在十億以下的「輕薄短小」股，容易受大戶操控，成為散戶股友的「最愛」，經常漲跌異常，大型績優股變成了「積憂股」，大牛老不翻身。這種情形，在其他國家股市，絕無僅有。故而，才導致像民國七十六年的股市四大天王之一的「雷伯龍跳票事件」、「大信事件」及當時財政部長郭婉容異想天開的「證所稅徵收風暴」……等。這些事件和風暴排山倒海襲來，其對股市的破壞力像颱風加上地震。但在趙孝風這位股海舵手精準的判斷，拿出了「對症下藥」的對策，再加上無比的勇氣與魄力，莫不化危機為轉機，使台灣股市更壯大，更堅實。

民國八十年底，從趙孝風調離台灣證交所總經理職務後，股價一直下挫，久久不見起色；股友們懷念他，翌年適逢國會立委改選，台北投資人協會曾發動股友擁護他出馬競選，切盼以他的學識經驗，為低迷的台灣證券市場找回「第二春」。趙孝風因尚有公職在身，予以婉拒。

如今，股價指數已跌破四千點，較趙孝風時代下跌了八千多點，彷彿從雲端跌入深淵，股友們賠得慘兮兮。現今，多數號子內，營業員比客戶還多，冷冷清清，小貓兩三隻而已。每日成交量不到三百億，僅以前的九分之一而已。股市像王小二過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！

肇因於股市重挫的連鎖反應，引發社會經濟衰退，到廿六年來最低點，產業大量外移、資金逐漸撤走，失業率節節攀升，社會治安惡化，家庭悲劇頻傳，人民痛苦指數增加，天災人禍不斷；加之兩岸關係低迷及各級行政官員又拿不出解決困境的具體辦法，只知不斷開會，國發會後又經發會，以會養會、空談廢時。於是，哀哀無告的股民，情不自禁地又回首懷念趙孝風領導台灣證交所的「黃金歲月」；今年底又適逢國會立委改選，復萌生「斯人不出，其奈蒼生何？」的念頭，乃有連名敦請趙孝風出馬在北市競選立委的呼聲，他是否首肯？尚難遽作定論！

傳奇人物慘痛經驗

趙孝風到底是何方神聖？具有如此的魅力？促使眾多的股友對他懷念，期盼及

擁戴。為了服務讀者，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、社長陳秀英和筆者聯袂於八月十七日在麗晶大飯店會晤，並作訪談。今特客觀地報導他成為「股市福將、救星」的心路歷程，把他的「廬山真面目」呈現於老、中、青三代股友們眼簾前，俾對這位曾經縱橫台灣股海的傳奇人物，有進一步的認知和瞭解。尤其對於欲在股市成為「贏家」的股友們，閱讀後，必有助益。

趙孝風祖籍江蘇松江縣人，歷代耕讀傳家。其父早歲留英，專攻礦冶，返國後在上海工作，他於民國十七年十月在此十里洋場出生。不久，跟隨父親工作的轉換，一家大小便搬到六朝故都的北平。

當時華北局勢混亂，日本軍隊逐步進逼，有隨時侵襲企圖。其父行事有遠見，對時局的惡化有預感，遂先到陝西同官縣經營一家煤礦，作為退路。

民國廿五年底，全家遷往西安，不到十天，就發生舉國震驚的「西安事變」。那年他才十歲，剛轉到西安同志小學就讀；他那天早上照常背了書包上學，沿途看到站滿了荷鎗實彈的西北軍，他們還厲聲喝道：「小鬼！你們到那裡去？不怕死呀！快滾回家去！」這時才知道是張學良、

楊虎城統率的西北軍劫持了蔣委員長。

第二天，恢復了秩序，由老師帶領學生們上街遊行，沿途高呼「擁護張楊八大主張、國共合作一體抗日」的口號。不幾天，西北軍匆匆調往他處，蔣委員長脫險回到南京；這時學校老師又帶各校學生遊行，高呼的口號變成「擁護蔣委員長，蔣委員長萬歲」。

他淆惑不解，衝口而出地問道：「前後不幾天，口號內容卻顛倒來喊，真奇怪！」老師斥責說：「小孩子別亂問！當心喊錯了，抓去關監牢；國家大事小孩子別多嘴！」這時趙孝風頂嘴說：「小孩子不能多嘴；幹嗎還要上街喊口號？」

他小學畢業後，辭別父母隻身前往西安附近僅有的一所中等學府——興國中學就讀，規模頗大，學生有一千六百多人，那年他才十一歲，個頭又小，因此被編到男生的最後一班，但卻當班長；同學們都高頭大馬，比個頭是矮半截，論成績則獨占鰲頭，高個子也得低頭認輸。

由於，學校新設不久，設備簡陋，宿舍尚未蓋好，所謂宿舍，其實就是陝西一般的窯洞。先是每人發四塊木板、兩條板凳，自個搭併成床，蒼穹作幕，露宿曠野

，倘若半夜下雨，都成了落湯雞。這樣久了，每人身上都長滿了疥瘡；每當太陽出來，大家躺在草地上晾曬呼爽，搔癢為樂，認為是一大享受！

迨新洞落成，大夥兒歡天喜地搬入「洞房」；雖說家徒四壁，畢竟有個遮風避雨的窩，晚上儘可高枕無憂。聽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小平等在距西安不遠的陝北延安，也是住這般的窯洞，就莫得什麼好埋怨了！

當時的陝西，物資匱乏，一切因陋就簡；吃的方面是中午啃饅頭；晚餐吃黑麵做的「旗花麵」，是粗麵條用醃菜水煮的；為了怕挨餓，每頓吃的碗底朝天。冬天寫字的毛筆凍住了，必須一邊呵氣一邊寫才行，甚而手指被凍腫或磨破皮；這種「寒窗苦讀」的慘痛經驗，回想起來餘悸猶存。

荆和尚頭髮奮苦讀

趙孝風打從初一就當班長，因此經常參與許多課外活動，對於演講，壁報等競賽，尤為熱衷。每次得獎，視同為校爭光，校方均予嘉勉。有一年因而記功加分，操行成績高達一百一十分，打破建校以來

新紀錄。唯因外務太多，學業成績則每下愈況；初中畢業後，連一所像樣的高中也沒考上。

鐵羽而歸，父親震怒認為不是讀書的料子，要他及早改行，到一家紙廠當小學徒。這下可把趙孝風嚇壞了，拉了母親求情，誓言發奮向學，其父總算答應再給他一次機會。為示決心，他剃了一個童山濯濯的「和尚頭」，並在祖先牌位前發下重誓：倘若考不上一流大學，絕對不再蓄髮。

古時，勾踐為了復國，臥薪嘗膽；蘇秦為了苦讀，懸樑刺股；趙孝風為了發奮，剃了和尚頭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收拾放心，經過數月苦讀，終於考上陝西省設在耀縣的中山中學高中部；再接再厲又三年，學業猛進，名列前茅。他不但免試保送國立中央大學，並考取中央政治學校法政系，雙喜臨門，喜出望外。因為後者當時在全國分八考區招生，西安考區共有四千人報考，僅錄取二十五名，能擠進這道窄門，委實不易；總算揚眉吐氣，從此以後才開始蓄髮，告別了剃了四年的「和尚頭」。

趙孝風於三十四年秋，在舉國狂歡慶

祝抗戰勝利的氣氛中，從西安千里迢迢負笈重慶南溫泉，進入中央政校就讀，開啟了求學的新里程。翌年，學校追隨政府復員遷返南京，不久政校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。

民國三十六年時，南京有八所公私立大學，那一年聯合舉行第一屆國語演講比賽；政大推派趙孝風代表參賽。他以標準的國語、充實的內容，敏捷的辯才及英挺的儀態，擊敗其他各校代表，榮獲冠軍殊譽。校園中雖有女同學為了愛慕，向他示好；但他為了專心學業，視而不見，迴避了事。

洞見癥結遠走台灣

民國三十七年底，徐蚌會戰失利，大陸局勢逆轉，南京已岌岌可危。當時政大學生對於學校前景看法分為兩派，一派主張依照抗戰模式，遷回重慶；另一派則主張前進台灣。趙孝風洞見癥結，研判當時局勢，已非抗戰時期可以比擬，再回重慶，勝算不大；唯有遠走台灣，服膺戰略家的「抗戰靠山，戡亂靠海」，憑藉台灣海峽這道天塹，方能遏阻共軍的赤焰。

無論遷返重慶或前進台灣，都必先追

隨學校前往杭州，名曰「旅行」，實則是大學遷校的序幕。趙孝風回憶五十二年前初抵杭州時，在疲累不堪，饑餓難耐的深夜，嚐到豆漿加蛋的「人間美味」，津津有味，興致無窮，恍如回到從前；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；他說：

那是民國三十八年農曆年三十夜晚，政大南京的學生宿舍中，軍訓隊長到來宣布：全校師生於次日，也就是大年初一凌晨出發，前往杭州「旅行、參觀、訪問」。

大家頓時睡意全消，一方面七手八腳整理行李，一方面七嘴八舌議論時局。忙亂、折騰了大半夜，天還沒亮，就乘上一輛輛大卡車，馳往南京城北的下關火車站。到了車站，接到站方通知，配給我們的專車，停在站外還有一段距離，為的是預防打算逃難的其他單位或民眾搶搭上去。

四天三夜忍饑耐餓

好在當時同學們的行李都不很多，一口小箱子，一個鋪蓋捲，是標準配備。這時心情很沉重，銜枚疾走夜行軍一樣，急急忙忙趕到車廂所在，立即蜂擁而上。蜂擁而上，倒不是同學們不講秩序，而是車廂並非客車，乃是當時俗稱「車皮」的貨

車，車門打開，足夠三個人一齊上去。「車皮」內空無一物，大家各自找個地方，鋪蓋捲就是最好的座席。

車子停了相當長的時間才開動，這時大家似乎方始發覺，早已該是吃早餐的時候了。可是彼此面面相覷，誰也沒帶吃的東西。雖然大家都已很餓，然而想到祇要停靠下個車站，月臺上總會有賣吃食的小販，倒也不甚擔心。慌亂中任誰也未想到，當天是農曆新正第一天，沒人作生意，從南京到上海，不換車再至杭州，停靠的車站不在少數，但卻一個小販都沒有看到。

當時的鐵路運輸，軍運頻繁，我們的列車不時要先讓軍用車輛通過，中途走走停停，有時候一停就是個把小時。因此京滬、杭之間平時十多個小時的行程，當時開了足足三夜四天，直到初四入晚才抵達杭州。

這四天三夜的「旅行」，滴水粒米未進，忍饑耐餓的難受，實在無法用筆墨來形容。若不是當年大家都還年輕，否則後果一定不堪設想。

豆漿加蛋人間美味

剛到杭州，住進借來的杭州師範教室

，行李一放，大家無不急忙四出尋找買吃的地方。我跑到大街上一看，糟！天色已晚，且在新年，店家全沒開門，這該如何是好？無奈再往巷弄看看，尋尋覓覓，真所謂天可憐見；終於發現有一盞昏黃的電燈，掛在一家小吃店門口。快步趕去，啊！原來是賣豆漿、油條、燒餅的小舖，那時候的心境，像極了電影裡久困沙漠的旅人，遇著了綠洲的境況。

店主是一位五、六十歲模樣的老太太，人很親切。我要了一碗鹹豆漿加打碎的雞蛋。因為以前聽人說過，多日未食之後，祇可進用流質食物，不然的話很可能引發嚴重的胃病，故而儘管想吃燒餅油條，但是未敢點用。

老太太將熱騰騰的蛋花鹹豆漿端過來，乳白色的豆漿，金黃色的蛋花，簡直美透了；以往吃鹹豆漿，少說也有幾百次，好像從來沒有這麼好看過。擺到面前，一陣豆、蛋交雜的香味，撲鼻而來，真是好看啊、好香。一湯匙入口，怎麼這麼好吃？活了二十多歲，好吃的東西，也吃過不少，可是如此美味還未曾吃到過。究竟好吃到甚麼程度，「無法說」、「無法說」。應該是天下第一美味！

在杭州「參觀」、「訪問」了數個月，同年四月下旬，旅杭全校師生再去上海，轉廣東。我個人在六月間渡海來臺，迄今五十二年，由於工作的關係，一般所寫的山珍海味，也都多少品嚐過一些。但是總覺得最好吃的，念念不忘的，還是那一晚昏黃燈光下，那一碗杭州老太太調製的天下第一美味蛋花鹹豆漿。

過海卒子春風化雨

趙孝風有好記性，還清楚記得五十三年前的陳年往事。他滔滔不絕地說：民國三十八年打從農曆元旦起，就到杭州「旅行」，一住便是一、兩個月。因為想家，一度回南京省親，至四月十九日，他才匆促地拜別了父母，趕搭上京滬線快車離開南京時，共軍已部分渡江，浦口一帶砲聲44。抵達上海車站，接轉杭州，當晚才曉得共軍已渡江，何其幸運，居然能搭上國府統治時代京滬線上的最後一班列車。站在那個動亂時代的歷史分水嶺上，將向陌生的他鄉逃亡，真是百感交集，愴然欲淚！

他從南京經過上海，取道杭州南下廣州，再搭船隨國府撤抵台灣。上岸後雖是

子然一身，舉目無親；唯感自身已成過河；不！過海卒子，要拿出信心與勇氣邁向人生的新旅程。

他深信天無絕人之路，魯濱遜飄流荒島，尚可自力求生；那時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上有六百多萬人口，都能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何況，他才二十二歲，又剛跨出大學校門，年富力強，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勇往直前，自助必得天助。

初到台灣，首要之務是找一份餬口的工作，去拜訪昔日三青團老長官陳雪屏時，與老友彭家瑞異鄉重逢，他剛接桃園農校校長，亟需師資。於是，趙孝風便接下農校聘書，擔任高中班導師兼訓育組長，是其來台後的第一份工作。教書工作雖說清苦，春風化雨，作育英才，仍甘之如飴。

因緣際會入新聞界

第三年——民國四十年，桃農擴大舉行運動會，彭校長希望這次活動的消息能上報，囑他發布新聞稿。趙孝風乃衝命到了台北中央日報，在編輯及採訪兩部，碰到一大堆政大畢業的老同學，難免互道近況，傾訴衷曲。得知當時各報為拓展業績，亟需各縣市駐在記者；在老同學的遊說

之下，一腳跨進了新聞界，而且一幹就是十五年。

新聞採訪工作，分秒必爭，極具挑戰性；由於他兢兢業業，鍥而不舍的優異表現，獲得社長胡健中賞識，遂由兼任記者調為專任，月薪從新台幣五百元調高至七百元，生活大有改善。當年，他即獲得同業的擁戴，還當選為桃園縣記者公會理事長，更擴大了服務的範疇。

為了獎掖他，社方於四十三年調他到台南市升任特派員，對年僅廿七的青年來說，算是一種莫大的殊榮。趙孝風為報答社方的厚愛，渾忘了談情說愛的念頭，夜以繼日，不眠不休地把全部心力投注採訪工作中，每天發稿量經常在五千字以上，緊張忙碌可想而知。他在台南工作了三年，每年考績都是駐外記者的第一名，胡社長特別在台北中山堂堡壘廳頒獎鼓勵。

深切體會健康重要

人不是鐵打的，長久的勞累，他的身體終於顯露了病態，先是每晚失眠，繼是招來諸多的併發症，隨著病況的加劇，幾乎整夜無法闔眼，渾身無力，腦子一片空白。兩個月下來，看遍南北名醫，花光所

有的家當，依然藥石罔效，沉不起，他幾乎已經認命了。唯當日他心有不甘的，老婆尚未討過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身為獨子的他，真是要愧對列祖列宗了！

所幸，報社對他的病體非常關懷，派員南下代理工作，好讓他安心療養。為了減輕心理壓力，遠離塵囂，他獨往台南縣關子嶺溫泉區的聽水廳靜養。上午漫步下山到大仙寺吃午飯，飯後再走後山回去，像閒雲野鶴一般，悠遊自在，了無牽掛；一個月下來，病況大有起色，這才又搬回台南繼續療養。

經過這場大病後，趙孝風說：這時才深深體會到，工作固然要努力，但不要拼命；因為欲速則不達，休息是為走更遠的路。否則，像三國時蜀相諸葛亮，食少事繁，累垮了身體，搞到出師未捷身先死，於國家是損失，於自己是悲劇。

他重回工作崗位不久，奉調台中，並升任撰述委員兼中部地區特派員，主跑省政府與省議會新聞；既有辦公室，又有摩托車代步，頗為「拉風」。

趙孝風憶及在中部地區採訪新聞，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七日，中南部發生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水災

，就是至今令人餘悸猶存的「八·七水災」。當時所有河川洪水暴發，挾帶大量土石流奔滾而下，沖毀了河堤、道路與橋樑；許多田畝、房舍與牲畜遭洪水吞噬。為了搶新聞，他幾乎踏遍中部每一災區，奔勞了一個多月，又累出毛病，得了十二指腸潰瘍，住進醫院療養。

改換跑道入主財經

省營的合作金庫，於民國五十五年新成立一個單位——法律事務所，金融財經界先進周宏濤向省府推荐趙孝風去主持，他便一口答應了。因他早年在政大時讀的是法政系，於法律頗有深湛研究；復在省府各廳處跑新聞多年，於金融財經界也不陌生。幾經思考後，他毅然改換跑道，前往省合作金庫報到，擔任法律事務室的第一任主任。從此，新聞界雖少了一位高手，但金融財經界則新添了一位健將，也給未來的證券界儲備了一位創造奇蹟的強人。

平靜無波的海域，訓練不出強大的海軍；沒有疑難雜症的考驗，造就不了傑出的名醫。當時的台灣省幅員遼闊，涵蓋了台灣所有的縣市；省府所屬的各級單位眾

多，彼此間權責不清，問題叢生，紛爭不輟；這些糾葛均有待釐清和解決。

卓越表現聲名大噪

趙孝風甫上任，就碰上幾件大案子，來考驗他的能耐：一是轟動一時的黃豆案，當時有一家大華油廠抵押給合作金庫的大批黃豆，存儲於省鐵路局倉庫中被盜賣一空，一億五千萬元的貸款，究竟該由哪個單位負責償還？牽涉到省合庫和台鐵的權益。

由於，雙方都是省屬機構，乃由省府召集雙方代表召開協調會議。當天，省鐵路局請來好幾位資深大律師，合庫方面僅由趙孝風偕兩名承辦人員赴會。他以豐富的法律知識，加上大學時代獲演講比賽冠軍的卓越辯才，雙方一場唇槍舌戰下來，合庫大獲全勝，省府當場裁決，鐵路局應負責償還責任。這一仗，使合庫金甌無缺，不損絲毫，士氣為之大振；而趙孝風不辱使命，在省屬各單位聲名隨之大噪。

另一樁是更為轟動的「八信倒閉案」，那一年——五十五年十月，台北市第八信用合作社突告倒閉，波及的存款客戶多達二千一百多名，存款金額高達二億八千

餘萬元。消息傳出，全台灣一時金融秩序大亂；全省所有信用合作社都發生擠提現象，情況混亂而危急。

省財政廳立即組成八信整理改組委員會，有見於趙孝風不久前處理大華黃豆案的卓越表現，遂指派他為代表省方的駐會常務委員，從事各項善後事宜。他以精確的判斷、明快的手法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平息了這場金融風暴。

由於，這兩樁案子處置得宜，辦得漂亮。不久，趙孝風被調升稽核室主任，復於六十五年再調任為儲蓄部經理。

那時，合庫儲蓄部業務廣泛、證券經紀商也是經營業務之一；故而這是趙孝風涉足台灣證券市場的起始。誰知這一開頭，就使他在這一領域大展長才；十年後更光芒四射，被譽為台灣證券市場的福將和救星。

他接任合庫儲蓄部之後，首先發現交易廳空間狹侷、設備簡陋、照明欠佳。於是，他為服務投資人——即俗稱的客戶或股友，乃加大空間、新添椅凳、改善照明、供應茶水、親切接待；務使交易廳寬敞高雅、整潔明淨，好讓投資人有個比較舒適的交易環境。重新啟用後，果然大受投

資人歡迎，前來開戶交易者逐日增多，合庫的證券經紀業務也跟著欣欣向榮，業績蒸蒸日上，傲視同儕。早年的證券老投資人——老股友，至今仍津津樂道、記憶猶新，懷念不已！

單身貴族擇偶堅持

當時台灣社會觀念，一般認為做醫師的或在銀行工作的人，待遇豐厚，生活安定，像是捧著一只「金飯碗」，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，當時的富家女和漂亮小姐，都嫁得這般有「錢途」的金龜婿為榮為傲。凡是未婚的醫師或銀行行員，皆是擇婿選偶的最佳人選。

趙孝風隻身來台後，無論在教育界或新聞界服務，心不旁騖，一向專心工作；閒暇時，偶爾應邀跟老友們打打小麻將，別無其他不良嗜好。每天的生活既規律更忙碌，忘記了交女朋友這碼事兒，但老友們不相信他再像高中時代剃個「和尚頭」，要真的出家去？

他進入合庫時，年已將近四十，而昔日政大同班同學，無論男女都早已婚嫁，莫不綠葉成蔭子滿枝，有些早婚同學的子女快上大學了。這時的趙孝風仍是個衣破

無人補的「王老五」，孤家寡人，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。

趙孝風在合庫是經理級單位主管，配有高級眷舍，就是少一個女主人。許多親朋老友主動替他物色對象，有些未婚女性藉機示愛，以致「相親」之約不斷；仍久久不聞喜訊傳出。

老友們為他著急，一位在教育部擔任發言人的老友向他推荐說：每天前來跑文教新聞的女記者中，有幾位才貌不俗；他前去觀察後，認為她們太豪放嬌辣、碰不得、惹不起。有位李君向他介紹親友的一位嬌嬌女，芳年十七歲，彷彿初出道的影壇玉女林青霞，十分搶眼；他「相親」後，觀感是太年輕，太漂亮，不適合當家庭主婦。

還有一位喜歡在台北歡場出入的老友，三番五次要給他介紹美貌女友；單看照片，個個綺年玉貌、艷光照人。而趙孝風就是不肯去「相親」，因為他料準那位老友介紹的，必然不是舞女、酒家女，就是交際花草；老友的美意，唯有敬謝不敏。

千呼萬喚佳人出現

大家心裡嘀咕，趙孝風固是捧著金飯

碗的「金龜婿」，但選妻比古代皇太子選妃還嚴格，哪何日才能討到老婆。正為他發愁，誰知他的紅色喜柬寄出了，訂於民國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假台北市敦化北路中泰賓館舉行結婚典禮，並請前省府主席時任國防部長的黃杰上將證婚。預訂的喜宴是六十桌，結果前來祝賀的嘉賓太多，再加開了三十二桌，把中泰賓館大禮堂及二樓的廂房和走廊，擠得爆滿。原因是趙孝風人緣很好，終於盼到他的大喜之日，都想來喝這杯「望眼欲穿」的喜酒。二是久聞他選妻慎重，如今倒要瞧瞧他的新娘子是何等模樣？

在結婚進行曲樂音的旋律中，六位花童和二位伴郎伴娘引導下，新郎和新娘步進禮堂時，嘉賓們眼睛一亮，果然郎才女貌，璧人一對。尤其是新娘子，儀態高雅，嬌美無比；這時大家才佩服趙孝風的眼光及保密功夫。

原來，新娘子芳名洪邁和，芳齡廿七歲，政大第廿七期東語系俄文組畢業，比新郎小十七歲，算是小學妹。她是位秀外慧中的名門淑女。他倆婚後生活幸福美滿，先後生了兩個兒子，長子趙士懿，如今已榮獲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建築系碩士學

位及麻省理工學院都市開發系博士學位；次子趙士馨，美國私立紐約大學畢業。他倆人具有雙親的優良血統，外型都是大帥哥；且有其父擇偶的耐性與堅持，迄今均未婚娶。

由於，洪邁和溫靜賢惠，相夫教子有方；這使趙孝風無後顧之憂，在工作崗位上更能全心投入，績效十分良好。六十九年再從儲蓄部經理，擢升為合庫常務理事；這是接掌前立法委員兼棒協理事長謝國城的遺缺。由經理職位直升常務理事，等於從事務官跳升政務官，在公營行庫他是第一人。此後，他又參與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部分工作，對國家乃至大陸財經政策有了更進一步瞭解。

概括承受化解危機

那是七十三年春節前夕，國內又發生了一場金融風暴；由於時值年關，情況遠比八年前的「八信案」還要嚴重。當時的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，規模龐大，擁有十八個分支機構，由台灣金融世家出身的蔡辰洲負責經營。他曾是立法院次級政團組織——十三太保的領導人，財大氣粗，跨越政經兩界。誰知超貸逾量、倒帳連連

，導致周轉不靈，負債近六十億，波及的存戶比上次的八信多出十倍以上；消息傳出，竟然發生存戶提款的擠兌現象，倘不及時處理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連財政部長陸潤康也因而去職。

接任的財政部部長錢純，眼見事態嚴重，乃邀集財政部、省財政廳及省合庫等有關單位代表召開緊急會議，研商為十信案尋求解決途徑。與會的人員，放言高論，爭論不休，各逞口舌之能，天花亂墜地，空談了一個多小時，卻提不出具體的處理辦法。錢部長面色凝重，顯然很不愉快。並問在坐人士難道就沒有辦法解決嗎？

這時，合庫常務理事身分的趙孝風舉手起身發言，當時坐在他身旁的合庫另一常務理事——老成持重的徐鴻彰，急扯他的袖肘，並囑說，你要說明是個人意見噢。「報告部長！我建議用『概括承受』的方式處理。」趙孝風仍鏗鏘有力地提出建言。

「何謂『概括承受』？請說明白一點！」錢部長是學財經的，不了解這個法律專有名詞，才有此一問。

「概括承受一詞，是我國民法條文中處理債權債務的一種較明快的方式，意即

將被處分的一方所有的債權債務全部承擔下來。」趙孝風簡明解釋後，復又扼要剖析說：「我曾事先調查過，十信轄有十八個分支機構，分布於市內工商經貿區域，位置甚佳。我們合庫在同一地區只有十一家分行，行址位址都不如十信的理想，而平均每家每年都有一億二千多萬元盈餘。如果我們接手十信的十八家分支機構，我預估平均每家每年都有一億二千萬元進帳；不出三年功夫，即可回收概括承受所墊付的五十四億債務支出；六年後，連十信社員的股本都可發還。」

十信風暴圓滿落幕

錢部長處事果決，對趙孝風的創見，十分欣賞；也很耽心十信風暴不快速解決，如果產生骨牌效應，整個金融秩序將無法維繫。於是，當場下達指示：十信案照趙孝風建議的「概括承受」方式處理；並責成合庫派員進駐，務必妥善因應，快速結案。

為了進駐十信，合庫派出十八個接管小組，每組三人，其中一人是經理，另二人掌控存、放款業務；一下子就同時接管了十信所有十八個分支機構。合庫人事原

是一潭死水，升遷不易；如今一次有五、六十人外放，無異加官晉級，莫不皆大歡喜。

十六年前喧騰一時的十信風暴，就在趙孝風大力督導下，迅速結案，圓滿落幕。不僅消弭了一場擠兌風暴，穩定了金融秩序，彰顯了政府的公權力，且保障了所有債權、債務及投資人——存款戶的合法權益；合庫因而增添了十八家分行、版圖隨之擴大。

如今，所謂的新政府於今年八月十日，調派二百四十位混合編組金檢人員，將以閃電突擊行動，進駐全台三十六家有財務危機的基層金融機構；就是完全師法趙孝風當年用之於十信的「概括承受」模式。這必然對於執政黨「綠化」基層金融機構及拓展政治影響力，大有助益。倘不妥善協調、一味魯莽硬來，必然遭到強烈反彈。

在七十五年七月，正值台灣股市低迷時期，趙孝風臨危受命，奉調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職務。

他上任不久，即大展長才，不期年便為台灣股市迭創奇蹟，叫人刮目相看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
合售新台幣陸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癡癡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

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